离别在不经意间

◎楚文川

背上小书包，孩子去上学
你们各走各的
工学嬉玩
时光催人渐
目光如一趟列车搭满心愿
过了这一站，爱人该转站
他却要再往前
多乘几站
然后把车换
目的地终究也是一个驿站
踏上这航班，阿妈把家还
你们的路还远
风霜雨雪
昼夜不停歇
思念如一轮圆月皎洁高悬

隆塘姑娘

蜿蜒盘旋的金沙江
一路奔流
滔滔不绝的江水
流淌千年
滋润得大地绿意无限
那位背水的姑娘已待嫁闺间
江水东渐
阿妈啦　您的青丝黑亮依然

巍峨雄壮的白玛山
高耸云天
柔情似水的山岚
四时常伴
萦绕得星辰璀璨浩瀚
那位牧归的姑娘已儿孙满堂
霞彩西伴
阿妈啦　您的皱纹悄然满脸

圣洁美丽的志玛拉宫
千载流传
神奇的绿度母
映众心田
护佑得隆塘青稞香绵
那位挥镰的姑娘已归去安恬
轻风拂晚
阿妈啦　您的脚步渐行渐远

甘孜日报 GANZI DAILY
康巴周末
康巴文学
2022年7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燕　组版：张磊

今冬明春的热爱

◎石泽丰

我按捺不住你的想法

麦苗比着赛生长
油菜将告白一叶一叶托展开来
它们在乡村
一如我的晚辈们
表达着对今冬明春的热爱

我对那些山林里的竹笋
常常心怀感动
尽管总是加以抑制
却没有一次
按捺住了你的想法

谷底，流水有自己的思想了
它们奔跑着
一不留神，被扯着的风
又把整个山坡
吹新了

为你而存在

你离开的时候
校园操场上的那些灌木
没有哪一棵愿意移动
也许，想你会回来
在将来的某一天

时隔多年，你回来的时候
太阳已从头顶上滚过数千遍
而在此期间，每一遍的寻而无果
让她在无人的旷野
独自失落

此刻，你站在原来的地方
每一片树叶都是那么认真地看着
连被风吹旧的教学楼
我注意到：大门口的那头石狮
张着口
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夏天

流水从时间的脊背上滑落
悬崖为证。供出了
瀑布的证词

跌落在人世的惊叹
无论用目光怎样抚摸
也不能让这绝壁上的主
凝成岁月的遗容

干脆让它飞奔吧
季节不再新鲜
夏天在你我的途中
又完成了一个轮回

啄

天还没有亮
几只鸟儿就在争论
这尘世的焦躁
站在窗外的树上

我担心树枝承受不了
这么大的命题
万一断了，绵长之声
便落了空

开始，我紧绷神经
倾听它们一声声争论
仿佛执意要啄破
这头顶上的天幕

听久了，我就天亮之前起床
坚持每天去公园晨跑
一股劲与它们何其相似
执着地啄着这人世的光阴

雪花 XUEHUA 【第2448期】

经过峡谷

◎扎西尼玛

明永冰川

明永村是我老家
在卡瓦格博雪山的怀抱里
明永是明镜的意思
其实汉语译写明龙更为准确
老人们说，村后的冰川
是阿尼(爷爷)卡瓦格博的护心镜

至今，冰川在不断消融
退缩
“冰川消融跟人类的行为有关”
冰川还在消融
向着山顶萎缩
老人们也相继谢世了
那些在冰川迹地上开出的野花
仿佛是老人们回到故乡的眼睛

无题

朝圣的旅人走着走着
只有珠子那么大
珠子追着珠子
从白天追到黑夜
又从黑夜追到天亮

说起北方：北方的安多
雪，一片片飘过金子的屋顶
有时化作星子
裹着微微的光
滴下来
草原很宽很广，像无边无际的海
动荡不安
鲜花和河流，从云上来了

朝圣路上

雪山在云雾里面
云雾弥漫在山脊线后面
朝圣的队伍沿河而上
穿进峭壁上的森林
竹杖踩翻了泥地里的小石片
醒了两只鸟：
一只山雀，一只画眉

无题之二

雪不见了，天空昏暗
搬来一些树在山脊上，染一点绿
再把一只小鸟引开
河流刚现身于荒草之中
一座楼突然站了起来
像从梦中惊醒
好比两个人相遇
然后，一起转过身去
窃窃私语

给晓涛

我们一起穿越峡谷
感觉澜沧江漫漶在天空里
有一阵子，江水那么安静
我们像石头那样沉默
仿佛两个陌生人
被阳光照耀

路

必须修一条路
经过峡谷
峡谷里要有风
跑着跑着，追上了河水的回响
必须向着高山走
树木们相聚的地方
鸟儿摘走了心跳
必须走到山峰的脚下
那里有一汪湖水
让眼睛封住嘴巴
看哪！经幡还认得早被遗忘的名字
翻过山口
必须在心里修一条路
要不然
陡峭的悬崖会阻住去路
要不然
野兽的动静和喊叫
会让脚步慌乱
必须有一个人
靠在黑夜的门扉上等待
最好没有这样的人
就可以把白白的雪峰认作年迈的祖父

风

我把风马献给卡瓦格博
他是我历世历辈的祖父
我在他的抚摸下长大
每次我远足他乡
他会给我摩顶祝福
每次我从外地回归故乡
他会亲吻我的额头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寒彻刺骨
请不要说雪山的风
凌冽强劲
这是尘世中最温暖的手
传我慈爱和力量

掉在桌上的米粒

阳光照在孩子脸上
妈妈在给他喂饭

阳光照在妈妈的手上
米粒掉在桌上了

妈妈把米粒捡起来
孩子把妈妈的手推开

阳光照在米粒上
仿佛想照见它生命的全部秘密

秋天里

朝圣的人去了远方
我们坐在秋天里
背后的雪山
向着天空喊话
一只喇嘛鸟
在石墙下
啄开阳光
我说：多么明亮的秋天啊
你说：看，落叶
朝你手指的方向
两场雪，带走了秋天

边缘积雪

◎桑丹

情歌故乡

手捧银质的酒碗
仿佛迷失在大地的尽头
看见遍地的牛羊和盛开的格桑
就轻而易举获取了
生命轮回的全部秘密
听到一首情歌在故乡的月夜唱响
就让我满怀祈愿
用一生的情爱超度自己的灵魂
大情大爱，大爱大情
这世间绝无仅有的情爱啊
使我心存善念，因缘俱足
故乡啊，正是我活着的理由之一
一千遍一万遍低吟浅唱
我血管里奔涌的血脉
仍然流淌着康巴藏人
江河一样纯净的柔情
雪山一样圣洁的胸怀
大阳一样炽烈的爱恋

故乡啊，我祈祷在这赞美的时刻
我要用它来颂念最诚挚最美好的祝愿
康定——达折多
达折多——康定
轻唤我故乡的两个名字
像天堂的月亮高悬空中
像洁净的雪融之水
洗濯汉地的绸缎，打磨晶莹的瓷器
月色缭绕的手指熬煮茶叶的清香

勒住茶马古道最后一声长长的嘶鸣
我那英俊的若巴
腰挂宝刀，长发披肩
他宽广的脊梁挺拔着风雪的旷野
舌尖上一遍一遍弹响“达折多”

我的前世是长辫垂地
松耳石般美丽的康巴女子
我看见我的若巴
骑着黄金的骏马
打马驰过我的身旁
回眸的夜色溅落在我的袍裙
就是那一次刻骨铭心的爱啊
让我流落康定
追随情人的踪迹
在一条大河的源头
雅拉滋润大地
在一朵溜溜云的山上
情歌撼动世界
只有这样的召唤
灵魂才能得到永久的慰藉
只有这样的引领
内心才能得到永久的安宁

到康定去吧
到达折多去吧
这过客的驿站
这归人的聚集地
没有比康定更深的爱了
没有比达折多更浓的情了
情人和情歌诞生于此
“跑马溜溜的山上
一朵溜溜的云
端端溜溜的照在
康定溜溜的城……”

使　者

裸露的山脊
起源一次痛苦的雪崩
巨大的白色的嘶鸣
像死亡的长鬃迎风飞舞
急流和岩石
是原野完美的骨骼
它狂暴地击碎大地

万物的颂歌
使我进入命运的庆典
这痛苦的使者
只身在陡峭的阳光中
迎候温暖的降临

褐色的季节多么庄严和忧伤
残存的荒草不绝如缕
它高亢的尾音萦回天际
我听见使者艰难的步履
正挪动一次不容错过的跋涉
在伸手可及的雪线之下
在迷途的沟壑之间

回首的宽广如此静谧
此刻，停止就是幸福的到达
而我，是否翻越了高处的风雪
还终点一个神圣而悲壮的洁净

雪城时节

想象你就是我的情人
如那逝去的雪城
唯独雪崩真实的存在
扑打着尖啸的岁月
有一天，雪城的声音白色的响过
弥漫成记忆深处分外寂静的潮汐
林立一种掩埋的爱情
寂静如梦

只是你远去的背影
使者一样恪守无言的重托
只是你前行之路上
永恒的光芒依然照耀
被你遗忘的旅程
让我翻开的手指再次经过
成为每盏暗夜里闪烁的灯光

回音无法破碎
我和你从巨大的敲击声中幻化为
修长而清脆的鸟翅
寂静如梦

月河畔的抒情

◎周维强

心动

一生中有那么几次心动
其中一次，就是为了你
在月河街
小小的心脏，跳动小小的爱恋
那些用杏花包裹的情话
只想，凑近你的耳朵
轻轻地，说给你听
今夜，月光也读懂了我的心思
为了你
它守在一颗星星的旁边
照耀着你美丽的容颜
月光下的你，是最惹人怜的情人
我从山野里采集了一束束野花
手捧鲜花的我
害羞含情的你
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
一颗心印在另一颗心上
就是钻石般的永恒

情书

我在你的枕头下，藏了一封信
亲爱的，那封信
从我们见第一面那天起
我就开始酝酿，开始在脑海里构思
从认识你，一直到今天
你，似乎变得越来越漂亮了
那封信，你还是别拆开吧
留着，给四十岁的你，当作生日礼物
四十岁的美丽才是真正的美丽
四十岁的我们
微胖，跳广场舞，为孩子的琐事烦恼
四十岁的情人节
我依旧捧着山野里采来的鲜花
对你说：情人节快乐

我曾经写过一封情书

此刻，在嘉兴，月河畔
多雨的季节，靠窗的书桌
我在给你写信
写自从你走后，我茶饭不思
书，只看了半页
就合在了一起
你带走了我的半颗心
让我另外的半颗心去寻找
你说你喜欢这多雨的季节
喜欢我的平头
喜欢我的淡蓝色的牛仔裤
喜欢我的简单和快乐
亲爱的
今天，我穿着牛仔裤，心怀爱恋
留着光滑的平头
给你写信
青葱的年月
我能给你的，也只有
这一支笔
一页信纸
所传递的爱，思念与惆怅

总会有一个人

总会有一个人，把你的名字放在梦中
总会有一个人，把你的背影
想象成一棵正在开花的树
总会有一个人，在你不知道的梦境里
把你吻了无数遍
总会有一段情，注定一生一世
你来了
姻缘就是一把钥匙找到了一把锁
你走了
他枕着河水，夜夜唱情歌